

家

一種莫名的恐怖開始在這小小的房間裡翩翔，漸漸地壓下來。一個共同的感覺苦惱着這四個不同環境的人，纔有這樣的人生！」覺慧覺得沉悶難受，便憤憤地說：「這種生活簡直是在浪費青春，浪費生命！」

這種思想近來不住地折磨着他。自從他底兒童時代以來，就有一種渴望在他底身體內發生着；他想做一個和他底長輩完全不同的人。那時他跟着正在做知縣的父親走過了不高山的大水，看見了好些不尋常的景物。他常常夢想着一個人跑到奇異的國土裏，幹一些不尋常的事業。他在父親底衙門裏時，他底生活本來帶着一點奇幻的色彩，可是他一旦回到省城裏來，他底生活便更接近於平凡的現實了。然而那時他對於世界開始有了新的認識。原來在這個大的世界上，這世界裏面單是僕人轎夫之類的「下人」就有幾十個。他們這般人來自四面八方，可是被相同的命運團結在一起。這許多種種的人，爲了那微少的工資等待着一些共同的主人，便住下來在一處生活了，像一個大家族一樣，和平地，甚至親切地過着活，因為在他們中間並沒有利害衝突的關係，而且彼此都是一樣，一旦觸怒了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怎樣可以生活下去。這種情形引起了覺慧底同情，他曾在這環境中渡過他底一部分的童年，甚至獲得僕人們底敬愛。他常常騎在馬房裡轎夫底牀上，在煙爐旁邊，看那堆火的轎夫一面抽着大烟一面面談述着青年時代的軼事；他又常常在馬房裏和「下人們」圍着一堆火席地坐着，聽他們敘說劍他俠客底事跡。那時他常常夢想着：他將來長大成人以後要做一個劫富濟貧的俠，沒有家庭，一個人一把劍到處飄遊，他覺得這種生活是再自由不過的。後來他進了中學，家裏的人說，他底年紀大了，應該舉起主子底架子，不可以再和僕人們遊玩，於是他底世界又開始改變了面目。從書本上，從教員底講課聽到愛國主義的熱誠，他變成了梁任公（即梁啟超）於贊成梁任公在「國民淺識」裏所主張的徵兵制，還有了投軍從政的意思。可是五四運動突然地襲來，他給他帶來了一個新的世界。在梁任公底主張被打得粉碎之後，他又連忙帶着極大的熱誠去接受新的，而且更激進的學說。他又成了他底大哥所稱呼他的，或者可以說嘲笑的「人道主義者」，大哥底第一個理由就是他不肯坐轎子。那時他因爲讀了「人生之真義」和「人道主義發端」等文章，纔第一次考究到人生底意義上去。但是在最初他所能夠懂的也不過是一些含糊的概念：生活的經驗，尤其是最近這些日子裏的幽禁的生活，內心的激悶和書籍底研討，使他底眼界漸漸地變寬了，他開始明白了人生是怎麼一回事，做一個人究竟應該怎樣。

對於這種浪費青春，浪費生命的生活開始痛恨起來。然而他愈憎恨這種生活，便愈發覺更多的無形的柵欄豎立在他底周圍，使他不能夠把這生活完全擺脫掉。

「這種生活真該詛咒！」覺慧想到這裏更加煩躁起來。他無意間遇見了覺新底茫然的眼

尺可
房露